

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

本书编译组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字数 193,000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3171·178 定价: 0.80元

内部发行

编译者说明

编译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了解威尔逊其人及其对外主张提供一些历史资料。

本书共分两编:第一编介绍威尔逊其人,摘译自《哈罗德·威尔逊评传》一书。该书出版于1964年,材料用到1963年,即威尔逊第一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前夕。作者达德利·史密斯是一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1959年起任保守党下院议员。

第二编介绍威尔逊的对外主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威尔逊1964年上台前的对外主张,摘译自1964年出版的威尔逊的《政治的目的》一书。主要内容是1962—1963年威尔逊在下院辩论柏林问题、防务政策和裁军等问题的发言。第二部分介绍威尔逊1964—1970年执政期间的外交活动和言论,摘译自1971年出版的威尔逊的《1964—1970年的工党政府》一书。威尔逊作为当事人,他所提供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当

时的工党政府对外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威尔逊曾先后十余次访苏，与苏修关系密切。在对外政策方面，威尔逊鼓吹“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主张搞“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宣扬召开裁军会议和“欧安会”，奉行放弃英国独立核力量和从“苏伊士以东撤军”的政策，等等，与苏修遥相呼应，迎合苏修侵略扩张的需要。在越南问题上，威尔逊往来奔走于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为两个超级大国的秘密交易穿针引线，传递情报，干得十分卖力。特别要指出的是，威尔逊诋毁我国外交政策的语言也十分恶毒。例如：他污蔑我国为了打破核垄断而进行的核试验“是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和严重危险”；污蔑我国对非洲人民的无私援助为向非洲“渗透”；胡说我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好战”，等等。充分暴露了他亲苏修、敌视我国的反动立场。

本书中的重点号系原作者所加。标题、包括小标题均系编译者所拟。为了便于阅读，编译者

对文中的某些专有名词和事件作了注释。

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有：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和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部分同志。编选和译文如有错误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编 威尔逊其人	1
一、出身	3
二、进入议会	13
三、担任大臣	21
四、在贸易部的日子里	36
五、辞职	57
六、与比万的关系	72
七、第三号人物	89
八、反对党领袖	104
第二编 威尔逊的对外主张	125
一、1964年前威尔逊的对外主张	127
1. 关于英国对苏美的主张	127
2. 关于裁军问题	140
3. 关于防务政策	158
二、1964—1970年威尔逊的外交活动和言论	173
1. 对苏联的政策	173
2. 对美国的政策	206
3. 对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的政策	229
4. 对英联邦国家和罗得西亚问题的政策	272
5. 防务政策	296

第 一 编

威 尔 逊 其 人

一、出身

1916年3月11日,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出生于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附近一个叫做林思韦特的市郊区,沃恩福德路四号。父亲詹姆斯·赫伯特·威尔逊,母亲埃塞尔·威尔逊。他们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玛乔丽,这时又添了一个儿子,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就成了那个时代一般人心目中一个大小适中的典型家庭。赫伯特·威尔逊是在曼彻斯特市结婚的,那是在整整十年前的3月14日,婚后不久他们就在林思韦特一幢简朴的房子里建立了家庭。那时,威尔逊先生已在当地一家工厂里谋得了一个职位,在该厂实验室里当一名化工技师,负责染料和炸药方面的工作。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具有特别好的数学头脑。后来,他们迁居到哈德斯菲尔德市,住在该市米尔恩斯布里奇区附近考勒斯利地方韦斯顿路四十号一幢住宅里。

赫伯特·威尔逊夫妇都是兰开夏人,但哈罗德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却有三个人出生于约克郡,因而同北部英格兰有着一段相当悠久而深受珍视的历史渊源,对这一点他们一家是很引为自豪的。埃塞尔·塞登曾当过教师,后来她的女儿也继续这一职业。哈罗德还有两个当教师的舅舅。他的祖父詹姆斯·威尔逊在曼彻斯特开

设一家布店，是一个抱有强烈激进观点的人。

哈罗德和玛乔丽童年时代的家庭虽说不上富有，但同那个时候住在北部英格兰的许多人比起来，日子过得够舒服的了。威尔逊夫妇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是保守的，他们认为，正正当当的工作和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是做人的基本规则。在宗教上他们是非国教徒，在气质上是倾向于激进的，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除了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如能改变一下是有点好处的这一总的信念外，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激进之处。他们的孩子是在一种带有强烈基督教影响的、愉快而宽容的家庭气氛下哺育成长起来的，在他们每星期的日常大事中教堂占着重要的地位。孩子们参加一些自愿参加的团体活动，总是受到鼓励的，也可以说家里是期望他们这样做的，因为威尔逊先生本人就是米尔恩斯布里奇浸礼教会童子军划艇队的领队。

威尔逊先生遗传给他儿子一个壮健结实的体格。哈罗德成年后身体简直不大有病，即使不舒服睡上八小时也就好了。他有一种本领，能够在旅途中特别是在火车上随时休息，不消几秒钟就可入睡，这在后来的岁月中证明是他体质上最可宝贵的天赋之一。

从哈罗德长大到能够欣赏球赛时起，他就喜欢跟他父亲一起站在利兹路哈德斯菲尔德市足球俱乐部球场旁的台阶上，给该市足球队每两星期一次的比赛捧场。正式看台上的座位票，他们是花不起这个钱的。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当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荣归故里、人们为他拍摄电视特写节目时，他才享受到看台上的一席座位。星期六下

午看球赛的这一早年时期的乐趣，把他培养成了足球迷，甚至到今天他还是密切关心着哈德斯菲尔德市队的胜负。在他童年时代，哈德斯菲尔德市队是足球运动里的巨人，足球赛的主要锦标大多是它赢得的。许多年后有一天他同一个报道体育新闻的记者闲谈时，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褪了色、满是皱纹的 1927 年该市市队的照片，使这位记者深为惊异。这张照片是他从小珍藏起来的，他还牢牢记得这一球队以及其他一些过去年份的球队里所有队员的名字。

他五岁时以通常的方式开始了正式教育，就读于米尔恩斯布里奇的新街市立小学。他立即显示出比一般儿童聪明，成了学校里的尖子，比同年纪的同学早两年升到七年级。

他才十岁时就有了第一次出国去澳大利亚的机会，这是很出乎意外的，对他那样家境的孩子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他后来作为政治活动家，出国旅行的次数将以百计，而这次只是首开其端。他跟着他母亲一起到了西澳大利亚，他的一个舅舅在那里当澳大利亚的议员，后来还当上了上议院议长。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活生生的政界人物，他津津有味地欣赏这次经历是可以想见的。

这次经历给了他自信心，后来他在升入公立中学时写了一篇题为《澳大利亚金矿访问记》的短文，很使该校教师们惊讶。那时他回到英国才几个月，但回来得还及时，刚刚赶上赢得一个哈德斯菲尔德市郡级奖学金。

那是在 1927 年，他进了哈德斯菲尔德的罗伊兹霍尔

中学。刚进中学的最初一个时期，他虽然显示出聪明，但没有迹象表明他的学业将会非常卓越。据他的校长说，他在罗伊兹霍尔的成绩开始时并不比一般的聪明孩子更优异，可是随着他年岁渐长，成绩愈来愈好，显得很突出，到他十四岁那年转学去另一个学校时，他已成为老师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他始终是个机灵而愉快的孩子，但在同他年纪相仿的一些同学们的记忆中，主要的一点还是他那善于寻根究底的头脑。他们在他们中间是相当受欢迎的，也参与童子军之类团体的活动。

给予哈罗德·威尔逊以很大影响，使其走上那条一直通向威斯敏斯特^①中心的道路的，除了他父亲以外，莫过于他的两位参加工党的老师。其中之一是弗朗西斯·威尔马特先生，是一位数学老师，1963年时已年逾八十，还健在，威尔逊仍不时同他通信。威尔逊称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说他毫不自私，诲人不倦，同时又是一个终生不渝的工党党员。

对青年威尔逊的思想形成起着很大作用的另一个参加工党的教师，去世时还很年轻。他是个古典文学学者，不仅是杰出的教师，还是一位天生的运动家。他在中年夭折使威尔逊极为悲痛，因为他们已成为契友。这位老师如知道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人物要作演讲，只要离学校不太远，他总要带一两个同学一起去听讲。威尔逊记得有一次跟着他去听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诺曼·安吉尔爵士的演说。有着这样的背景，难怪年轻的哈罗德要

① 伦敦市内一个地区，英国议会所在地。——编者注

把教师看作是青少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成年人了——他直到今天还是保持着这一看法。

他在罗伊兹霍尔求学时期，还对学校里的戏剧活动发生了兴趣。有一回在上演戈德史密斯的名剧《她以屈求伸》时他扮演主角。他们邀请了西赖丁地区另一所学校埃兰中学里的女生来看这戏的首次演出，其中一个女生名叫玛丽·索普的，事后在她的校刊里写道：“首先该提到的是威尔逊扮演的托尼·伦普金，因为他是全剧的灵魂。他把这个角色演得有声有色，事实上有些地方演得过火了一些，转移了观众对其他表演的注意。”

哈罗德十五岁时，赫伯特·威尔逊在柴郡谋得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工作，家也搬了过去。哈罗德转学到贝宾登的威拉尔中学。在那里他的学业成绩真是愈来愈出色，充分实现了早些时候人们对他的期望，并显示出了他对历史这一学科有着强烈而突出的兴趣。该校的老师们在此后好多年里老是要谈起他那惊人的记忆力，说他能够把大批大批的事实和数字装在脑子里。他这种“照相似的记忆力”后来成了传奇般的佳话，特别当他在下院会议上列举很久以前举行的辩论日期、甚至还举出一些发言记录的页码栏数时更是如此。威尔逊自己不承认他的记忆真象照相似地丝毫不错，说在某些方面他的记忆力是不好的。例如，他在求学时始终没有能把诗词学好，也不能逐字逐句背出任何一类散文的原文；地图上的疆界区划、山川形势等他也记不住。他也不很善于记住人们的相貌，虽然大多数政治活动家对这一点都是特别擅长的。但是，对于事实、日期和数字，他总是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他

的父亲也是如此，他的这一能力显然是得之于遗传。他们父子都能够做非常复杂的心算，一点也不费劲，这往往使刚好同他们在一起的人看得惊异不已。随着年事渐高，这一能力稍稍减退了些，到了六十年代，哈罗德·威尔逊发现自己对确切日期和参考材料细节等的记忆已不如以往那样可靠。但是比起大多数人来还是强得多。

威拉尔中学还为他提供了一次正式公开演讲的机会，因为，在1933年的年度授奖大会上，他作为该校的学生领袖，向哈罗德·哈特利爵士（此人后来任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董事长）致谢词。所有的记载都说他这次发言进行得很顺利平稳。他也担任过一个时候业余橄榄球队的队长，板球也玩得挺不错，还坚持长跑。

当时大家都觉得毫无疑问威尔逊将会获得一笔升大学的奖学金。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上的是牛津大学的耶稣学院，在那里他是个领取学院奖学金的学生。他原先是想读历史的，而且实际上也是拿着一个历史学奖学金而读大学的，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改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经济学成了他的主要专长，后来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都是这样。

不管他的批评者对于他的为人和他在政治上的功过有怎样的评论，他们都得承认他在大学里的表现是很杰出的，特别考虑到他是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缺乏他同时期的一些大学生所具有的优越经济条件和他们那种较为世故的、什么都不仰赖于人的架子。他发愤读书，力求在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种学科上名列第一，余下的时间则大部分花在大学论文比赛上，并曾在这种比赛中

两次获奖。

他在牛津时很少有直接对政治感兴趣的迹象，他在后来岁月中运用得如此有效的演说才能也没有显露出来。他避不参与牛津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似乎对大学里的辩论会和座谈讨论会等几乎都不感兴趣。但这可能是由于他怀疑那里的工党俱乐部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下。后来他终于加入了自由党俱乐部，并在它的委员会里担任了一段时间工作，这无疑希望能促使那些自由党的忠实信徒转而信仰社会主义。他没有达到目的——那时他做说服工作的艺术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行家水平。作为一个大学本科生，他参加的体育活动是比较少的，这是他有意的，但他还保持着对长跑的爱好（政治评论家们曾试图通过比拟，把这一点同他后来事业上的巨大胜利联系起来），在越野赛跑中表现得相当不错，虽然没有能获得“蓝色荣誉”^①。

不可否认，威尔逊在牛津大学也受到他一些导师的影响，正如他在中学时期曾受到两个积极参与工党活动的热心老师的影响一样。他的政治学导师 R. B. 麦卡勒姆后来成了彭布罗克学院^②的院长。麦卡勒姆在政治上是个自由党人；他给了威尔逊大量有关议会日常活动方式的技术性知识，如议事规则的解释、议会中通过一项法案必须经由的程序、公共帐目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等等。

他正式加入工党是在十九岁那一年。当然，在此之

① 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给予代表学校的优秀运动员的一种荣誉。——编者

② 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编者

前他心里一直就清楚，这是他所要加入的党，他的政治雄心几乎肯定地要通过这个党来实现。这个党适合于他一直保持着的非国教徒的情操，也适合于他那童年时代的激进派家庭背景。他作为一个学生在学习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加强了他采取这一步骤的决心，因为英国制度中的那种他所谓的“惊人浪费”一直在使他苦恼不安。这些思想感情他在牛津时有所加深，以后就一直保持着。

他获得学位后仍留在牛津，执教于新学院^①，任经济学讲师颇著声誉，这对他的前途是大有帮助的。一年后，1938年，他当上了大学学院^②的研究员。他在那里遇到了那位工党思想家、多产作家 G.D.H. 科尔。科尔在思想和理论的创造性方面对该党贡献之大，就其长期价值来看是无可估量的，即使说他到了战后时期的确有点跟不上时代。威尔逊觉得，麦卡勒姆和科尔这两个人都有力地影响着他自己原有的某些想法，使之有所改变，而且对他头脑的培育和训练来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大学学院，威尔逊还遇上了另一个人，就其影响和所起的表率作用而言，都将成为威尔逊一生事业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就是大学学院的新任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此人后来进爵为贝弗里奇勋爵，战后最初几年内开始实行的一项杰出而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保险计划就是由他提出的）。有人听见贝弗里奇说过，威尔逊是他生平用过的最能干的研究助理，威尔逊当他助理的时间肯定比任何人都长——整整两年。

①② 新学院和大学学院是牛津大学的两个学院。——编者注